



田若虹

“意蕴”一词，不见于《辞源》、《辞海》。朱光潜先生在翻译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时，却使用了“意蕴”这个概念。他指出：“‘意蕴’原文是das Bedeutende,意思是‘有所指’或‘含有用意’的东西……因译‘意蕴’”。黑格尔认为：一件艺术作品首先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这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的作用并不只代表它自己，而是为了表现另一种内在的东西，即意蕴。意蕴好比人的灵魂和心胸，就一则寓言来说，它所包含的教训便是意蕴。总之：“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黑格尔的《美学》第1卷；《朱光潜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一）意蕴探源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提出文本分内外两部分：“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张戒《岁寒图诗话》中有关《隐秀》之引文）文本要“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刘勰又提出文本的意蕴部分，往往是多层次的：“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其特点往往是“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就好像“川渌之韞珠玉”一样，含蓄无垠。钟嵘提出了“余味”说和“滋味”说；司空图更是讲究“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主张应有“味外之味”、“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就是要求作品应当含蓄深远，超出它的语言描写本身，把握更多的“余意”。苏轼极力推崇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之平淡诗风。这种萧散简远，平淡超诣实际上只有内涵深厚才能达到。故梅尧臣说“唯造平淡难”。唐代皎然据此特别提出了“重意”的要求。他在《诗式》中提出：“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风律外彰，体德内蕴。”同样认为意蕴是内在的、多层次的、丰富的。宋代范温《潜溪诗眼》推崇“韵者，美之极。”

（二）意蕴特征

在文体鉴赏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有美学价值的深层性的艺术意蕴，大都是个体意识、时代意识与具有共性的审美意识的艺术复合，是个体情感和时代精神的渗透，历史意识和宇宙情怀的融合。这就是说，真正的艺术意蕴，不是封闭式的一己悲欢，也不是时代观念放射出来的毫光，而是作家心理深层迸发出来的浪花，是潜存着个人、社会、历史、宇宙多种审美基因的艺术染色体。意蕴表现在作品中的具体特征是：其一，凝聚着意蕴赖以产生的个体意识，是作家自己的生活体验，包含着鲜明的个性化情感。其二，富有时代的群体意识，透射着时代精神，与特定的社会情绪息息相关。其三，积淀着人们共同的审美意识，能够沟通人们深层的审美心理，引发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共振。从意蕴构成的这三个基本因素看，前两者是属于意蕴的表层经纬，后者则是意蕴的深层支柱。作品意蕴的能量与魅力，有赖于后者，骨气永恒的艺术价值，亦取决于后者。因此是否具有撼动人心、触及魂魄、激励斗志的审美价值，是衡量和评判作品意蕴优劣、高下、美丑的根本标准。

（三）意蕴的层次与结构

文学的意蕴层面，是指文本所蕴含的思想、情感等，属于文本结构的纵深层次。由于文学形象的志向性和包孕性，就使文本意蕴层面呈现出多层次的丰富意义。它一般又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历史内容层面。有的文本，其文学形象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内容。如《水浒传》描写的是北宋时期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展示了农民起义英雄们与封建官僚恶霸之间波浪起伏的斗争画卷，其历史内容就直接包含在作家创造的形象体系之中。这类文学意蕴中的历史内容是不待言的。有的文学文本中，其形象层面虽不含历史内容，但却暗示了一定的历史内容。如李商隐《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中所描写的形象是在乐游原上看到的夕阳的景色，但它却暗示出了值得留念的大唐帝国已日薄西山的历史内容。第二是哲学意味层面。陶渊明《饮酒》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中虽然也有某些历史内容，然而诗人着重渲染的是这种闲适生活的情趣与乐趣，其中“欲辩以忘言”的“真意”更富哲学意味。这中哲学以为是一种难以形诸笔墨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和“言外之意”。中国诗学往往把它视为诗的最高境界。第三是审美情韵层。有些文学文本虽无历史内容和哲学意味，但却含有审美情韵。这类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如苏轼的《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此诗意蕴单一而醇美，仅表现由海棠花的香艳所引起的诗人的兴奋和他那孩童般天真的爱美的痴情，只觉情韵宜人，美不胜收。总之，文学作品的文本就是如此，从外到内，层层溢美流芳，共同形成了文本特有的艺术魅力。

（四）文学意蕴美感效应

1. 内燃的火光

托尔斯泰在他刚写完《战争与和平》的私人笔记里，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即把语言艺术作品的内在意蕴，称之为“在人的灵魂里燃烧”，能够叫人“感到发热、感到温暖”，“并且引燃别人的心灵”的火光，指出这种“内燃的火光”，是蕴籍于作品艺术生命机体的精神能量，在作品整体营构系统的艺术组合中具有统贯作用。所以，在文体鉴赏中，透过作品外在的形式层，（见《文心雕龙·定势》开掘和追索作品内在的意蕴层，捕捉其“内燃的火光”，是深入作品的“核心地带”，具体地领悟作品思想精神和问题营构艺术奥秘的重要方面。

2. 多重审美因素的有机融合

汉乐府《上邪》是一首古典爱情诗，描写的一个女子对她的情人所表达的忠贞不渝的爱情。诗人采取独白的艺术形式，让这个女子自己来倾诉爱的心声：“上邪，我愿与君相知，长命不绝衰。天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乃敢与君绝！”诗中传达出的女主人大胆、泼辣、豪爽的气质与对爱的火一样的炽烈情怀。这种丰厚的意蕴，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概念，而是灌注于作品全体的一种生气、情感、神韵、风骨和精神。它是一种多元素交织熔铸的艺术复合体。它所唤起的感受，是多重性的，所引起的反映，是切入心扉的，它使人不光是感觉器官的参与，而且是整个身心的介入，能够使读者获得审美心理场的整体效应，产生多维的审美体验，是多重审美因素的有机融合。

3. 深层共性审美意识

屈原《离骚》中的不朽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所以传颂千古，砥砺人生，固然是因为它观照了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蹇涩多艰的人生道路，但其根本原因乃是它观照了人们心理深层审美结构中所潜有的那种独立探索的品格：孤独的执着，前路艰逆而不悔其度。鲁迅先生当年题于《彷徨》卷首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亦隐括了屈原两句诗的意蕴。可见，这是相隔千年，跨越不同朝代的两颗伟大的心灵发生了共振。其实，又岂止是鲁迅先生与之共振，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志士，在患难与困厄中，目接声诵，引屈子为千古知己，上下求索而不止。即使今人读了这两句诗，亦无不心弦为之叩动。这两句诗之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它的意蕴内含着一种与人们的深层心理审美结构相合拍的共性审美意识。叩响了人们深层审美心理的琴弦。

主要参考书目

- 1 《文体鉴赏艺术论》. 曹明海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 8
2. 《文学原理新释》 顾祖钊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2
3. 《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王先霏 王又平主编 1999 (2)

 关闭窗口  发表,  查看评论  打印本页

发表日期：2006-6-7 浏览人次：273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